

红外套

■飞鸟

女人忽然渴望一件红色的外套。世上事总有缘由，落一朵花，几声鸟鸣，也并非无缘无故。一个黄昏，女人独自走在县城的菜市场。女人咋舌着手里又齐整又新鲜价又贵的蔬菜，撞上个人。

“啊呀！”声音尖锐，刺中了女人。女人一惊，看过去，声音里就现出脸庞，看着有些眼熟。“这件红外套是在富贵超市买的，七百多块呢，你长眼了吗？”声音又刺来，女人一哆嗦，却忆起一个人。

女人问：“李兰？你是李兰？”
“呀，呀，是桂芳？是桂芳。桂芳！”声音依然尖厉，力道明显软了，李兰上下打量着女人，“老同学，老同学，你的身材还是那么好，有空一定请教瘦身的方法。我住在雅居人家六幢，有空去玩，啊，啊……”

桂芳始终抓不住李兰飘忽的目光。话未尽，人已去，一片红，耀着桂芳的眼睛。

桂芳在厨房（也是卧室兼客厅）炒着菜，锅里刺啦啦，她就有了流泪的冲动。丈夫走进来，说：“还不到二十五号，房东婆就开始催，不就一百五十块钱吗？”

桂芳说：“我想买一件红外套。”丈夫说：“中，我明天找工头先支五十块钱。你跟着我，亏了。”桂芳流了泪，泪水扑嗒掉进锅里，

眨眼没影了。

那年，华子追自己追得差不多快疯了，自己偏看上了另一个男人。最后，自己的闺蜜李兰成了华子的夫人。发生在数年前小厂子里的平凡故事，在人间早重复演绎得干枯燥乏味的了，但每次的新主人公，仍然会有震撼，进而崩裂内心的天地。

桂芳说：“七百多块，富贵超市。”桂芳的声音不大，她一直以来声音就轻。但男人仍冷不丁地愣了愣，而且两眼发出怪异的光。桂芳不再说话，翻转身，面对墙。虽然男人推了一天砖头，累得骨头像散了架，但他一点困意也没有。面墙而卧的女人，也没有人眠。

本来男人想说，准备承包工地上推砖头的活，有好几个人已经承包了，俩人吃得苦，一天能弄五六十块钱。女人蜷缩得像只受伤的虾米。男人鼻子酸了酸，什么也没说。

男人趁晌午去了富贵超市。男人一眼就看见那件红外套了，它像一团火般燃烧。走近前，大翻领，连纽扣都做成花瓣的样子。男人颤抖的手想掏兜里刚从工头那儿预支的钱……

桂芳的面前忽然晃出一个精美的包装

袋，接着晃出男人憨憨的笑脸。

男人憨憨地笑着，左看右看，看不够自己的女人。男人说：“你穿上红衣裳，好看，就像咱乡下院里的一疙瘩一疙瘩鸡冠花。”说着，上前抱住女人就亲。

桂芳一把推开他，轻声问：“发票呢？”男人望了桂芳几眼，扔过来张纸，冷冷地说：“七百二十块。”桂芳小心地放好发票，脸上飞起朵朵云霞。她小心地脱掉红外套，去缠男人，男人又憨憨地笑了。

吃过早饭，男人支支吾吾地说了承包推砖头的事。桂芳让男人先去找工头承包，自己一会儿到。

男人欢快地去了。

桂芳穿上红外套，在小屋里转了几个圈，心莫名地怦怦跳。她很快又坐在床沿，静静地想了一会儿，轻轻地脱掉红外套，叠整齐，慢慢地放进包装袋，拿出发票默默地看，啪，一滴眼泪落在蓝色的发票上……

桂芳走出富贵超市的门口，春天的阳光迎面洒下来，她想了兜里的七百二十块钱，拢拢头发，走向县郊的一处建筑工地……

（作者博客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3275008785>）



一个拥抱

■倪雪萍

他，一个勤奋努力的孩子。课余喜欢摘抄一些诗词歌赋，闲暇时，摇头晃脑地背个不停。

他，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。每每一下课，他就跟在我的身后，学着我的样子，踩着我的步子走路。当我发现，回头看时，他就会拿出手中的本子问我些稀奇古怪的问题，或者让我给他背《道德经》。他，有点才气，也有点傲气。

上课，为了激励学生们看书，我讲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于是，他就经常指着班内一位读书比较多的女生问我：“老师，你能看出她是不是有气质呢？她具有什么样的气质？”

一次下课，他贴在我的身边说：“一位有才气的人可交否？”我答“当然可交”。他又问：“可是女子也！”我说：“真正友谊是不分性别的。”他听后乐陶陶地跑开。

又一次下课，他夺过我手里的书偷偷地往书里放了张纸，然后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。

回到办公室，我打开。他纸上写到：老师，帮帮我。她不理我了，我们闹矛盾了，她把我最心爱的毛笔都踩碎了。我不想失去这样一位有才的朋友。请老师告诉我该怎么办。职业的敏感让我突然想到“早恋”这个词，可是又不敢妄下结论，心里不由地懊悔起来，是不是我某些话的误导呢，也许真不该说那些话。虽然我相信这孩子不会这么不理智，可是，现在校园里也确实存在着早恋现象，让人不得不担忧。

看来得和这孩子聊聊了。

课堂上，他无精打采，眼光迷离不定，与以往的活跃判若两人。

下课，我把他叫到办公室门口，旁敲侧击地询问了一些事，然后又吞吞吐吐地说出我的疑问，告诉他不要分心。本担心我直截了当的问话会让他难堪。没想到，他却大大方方地说：“老师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那样做的。我只是欣赏她的才气，做个互相学习的朋友而已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。”

我一颗揪着的心终于放下。

关于和那女孩子的关系，我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建议，他眼中露出一丝欣喜。

临别，他突然说：“老师，谢谢你。我拥抱你一下吧。”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他已经轻轻拥抱了我。我真的太吃惊了，脑子里都不知在想什么了，这表达感谢的方式真大胆。这是从教几年来，第一个给我拥抱的学生，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。因为当时正是下课，许多学生正在楼梯杆上趴着呢！现在想想，这孩子真纯真，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他心里的感受。

这真是一个既幸福又让人感慨颇多的拥抱啊！

（作者博客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nixueping548120>）

乡下年集

■王伟

“吃过腊八饭，来把年货办”，这句民谚不知流传了多少年，特别是在乡村的集镇上，这种景象更能得到充分体现。

记得小时候，大街上原来靠路边的是两溜摊位，腊八过后，街道中间却生生地又“长”出了一溜摊位，摆满了卖炮的、卖年画的、卖粉条的、卖红枣的，使本来就不宽的街道变得更加拥挤起来，叫卖声、吆喝声、讨价声，整个一曲“多声部合奏”。

腊八已过，接下去的集就叫年集了，有些生意人为了抢占有利地盘，往往是天还不亮就早早地把货物摆上。吃过早饭，你再看看通往集市的乡间小路上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成群结队地赶来。有的主儿一上午逛不够，随便在集上吃点中饭，下午接着逛。年集也因此具有开始得很早结束得很晚的特点。

从腊八到祭灶，从祭灶到大年三十，年集一路走来，红红火火，热热闹闹。有些喜欢赶集的人，竟然坚持一集不落每集必赶，一趟趟地往家里捎带着大小年货……

然后就到了大年三十，邻居们见了面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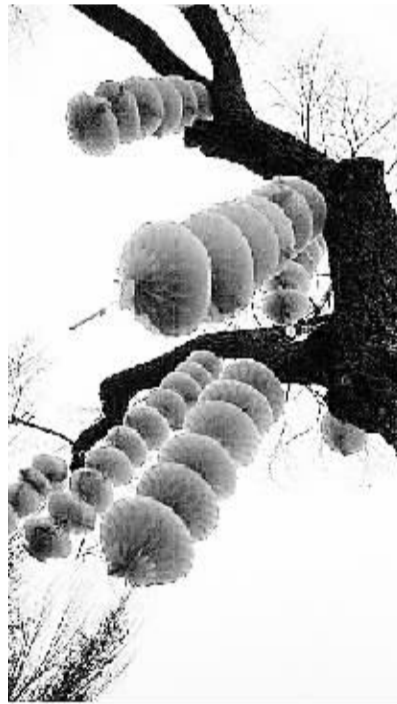
问得最多的一句就是“年货办齐了没有”，对方的回答也大都“到时候就齐”，很有点“余货未尽”的感觉。

社会在前进，习俗在变化。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富民惠民政策，让老百姓手头有了钱，因而现在再办年货就不用拉那么长的“战线”了，到时候只需两三个年集就可以购齐自己所需的年货。

以前到了赶年集时所唱的“新年到，新年到，闺女要花，儿子要炮，老婆要个新手中，老头要顶新毡帽”，带有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，物质匮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今天的市场供应高度发展，人们不会再因为买不到东西而发愁，而那首唱了多年的“童谣”也该改变了，“新年到，新年到，抱回新家电，推回大摩托，全家老少乐陶陶”。

今与古的交替，新与旧的碰撞，盛与衰的演进，无时无刻不在进行。变，始终是永恒的。

（作者博客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3640064722>）



天亮了

■唐运华

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，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……

2013年12月20日晚，在中央电视台《梦想星搭档》节目中，著名歌手沙宝亮演唱《天亮了》，台下众多嘉宾和观众眼泪纷纷，我也被感动了。

爱心大使沙宝亮和黄珊珊现场每人拿出10万元资助了一位叫小奖章的8岁女孩。据小奖章的妈妈讲，小奖章两岁时，因为妈妈学校举行运动会，没有及时把小奖章接回，小奖章被车撞了。妈妈闻讯来到现场，看到孩子在围观的人群中四处找妈妈。看到妈妈后，孩子说：“妈妈我想看看我的脚！”可孩子的腿已经酥了，露出了骨头。当时孩子很坚强，没有晕倒。妈妈和孩子上了救护车，进手术室时，孩子对妈妈说：“我一会儿就出来。”妈妈的心都碎了……最后孩子失去了双腿。

舞台上，沙宝亮如泣如诉地演唱了《天亮了》这首歌曲，失去双腿的小奖章和小奖章的妈妈为沙宝亮伴舞。小奖章的故事让现

场观众泪溢眼眶，尤其是古巨基、萨顶顶和江映蓉等人泪流满面，让观众无不辛酸感动。

当天，沙宝亮感冒了，但歌声极哀婉动人。在那一瞬间，仿佛全世界都在回响着他如泣如诉的旋律。

“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，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，看到太阳出来，天亮了”……

我觉得沙宝亮唱这首《天亮了》，比韩红唱得更为动听感人。在沙宝亮歌声的巨大感染力下，我也落泪了。

善良遇到同样的善良会产生共鸣。艺术不是政治说教，她在悄无声息中，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，传播了善，传播了美，让人的心灵纯净。

我感叹小奖章的坚强，以及社会向她传递的浓浓爱心。当我一再为当今社会伦理道德沦丧而痛心疾首时，我看到了人间光明温暖的一面。

（作者博客：http://blog.voc.com.cn/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852750_p_1.html）

